

■阿拉宁波话

从山林到市井 宁波的“鹿”故事

赵淑萍

鹿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，它长着美丽的角，有一双干净、明亮的眼睛，而且温和驯顺。鹿喜山林，性情闲逸，这种气质，恰好吻合道家的隐士心境。读战国《楚辞》里的一句“骑白鹿而容与”，仿佛看到一位世外高人，乘着白鹿，在松影婆娑的山间从容地骑行。到了汉代，帛画里仙人骑鹿的形象多了起来——有的驾鹿车穿过云端，有的与鹿并肩而行，仿佛一人一兽都懂得彼此的沉默。葛洪在《抱朴子》里说：“鹿寿千岁，与仙为伴。”这一句，将凡间的鹿定格在了神话里。

鹿的身影不止出现在古籍中，在真实的历史与地理中，也留下了它温暖的印记。鹿邑、鹿寨、鹿泉、白鹿、香鹿山……中国有些县或镇直接以“鹿”字命名。余姚的鹿亭乡，也是一个与鹿结下不解之缘的地方。

据《四明山志》记载，南朝梁代有一位名叫孔祐的隐士，在山中过着清修的日子。某日，他在山道上偶遇一只身中毒箭的白鹿。那鹿眼中蓄着清泪，充满求生的意愿，深深触动了孔祐的惻隐之心。他毫不犹豫地將白鹿带回住处，日夜悉心照料，直到鹿的伤势痊愈，方才将其放归山林。为了纪念这段救鹿的善缘，孔祐特地在刘樊祠旁修建了一座亭子，取名为“鹿亭”。自此，这片土地便拥有了一个美丽而带点仙气的名字——鹿亭。后来，地方文献《四明谈助》也详细记载了此事，使得这段佳话得以流传。清代学者全祖望考察四明古迹时，特作《鹿亭记》，考辨史迹之余，更赞叹“仁心感物，山川为之记名”的文化奇迹。千百年来，鹿亭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地名，更成为当地人精神深处关于善心的永恒故事。

宁波方言中也有与“鹿”相关的俗语，有一句是“鹿过江”。这句话很有画面感，让人想见清晨雾气氤氲的江面，一群梅花鹿正优雅地渡水。可在老宁波口中，这话常带几分调侃，更多的是遗憾。它其实是在说：机会已经跑了，你再追，也晚了。

这句俗语背后，有一个故事。很久以前，在宁波城外的深山里，住着一只威风凛凛的老虎。有一天，老虎下了山，沿江而行，目光忽然被一头动物所吸引。那动物皮毛光洁，头顶长角，步态从容不迫，不疾不徐。以往，其他动物如山羊、野猪、獾、猴子等，只要远远望见老虎的身影，就惊慌失措，落荒而逃。而眼前这种它没有见过的动物，竟然如此雍容镇定，丝毫不见慌乱。老虎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一丝莫名的敬畏，竟不敢贸然上前。

不久后，老虎听说这种动物名叫“鹿”，性情温顺，并不会主动攻击其他动物。它闻言心中大喜，以为遇到了易得的猎物，便一路飞奔，急匆匆地赶到江边。然而，当它抵达江岸时，眼前只剩下浩渺的江水，那头鹿早已到了对岸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老虎在江边待了许久，心中充满了悔恨与惆怅。

自此，“鹿过江”便成了宁波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。当看到别人捷足先登或者自己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良机时，便会说出这三个字——“鹿过江”。

宁波人是深谙时机之道的。他们明白，当潮水来临，该出港的船只若稍慢一步，便会被耽搁。“鹿过江”便是鲜活生动地提醒人们切莫错失良机。

除了“鹿过江”，宁波还有一句与“鹿”相关的老话，叫作“羊头麂鹿”。麂鹿本有美丽而富有特色的角，却偏偏要给它再安上一个羊头，这种做法看似新奇独特，实则多此一举，画蛇添足。宁波人用这句俗语，来讽刺那些哗众取宠、举止轻浮之人。

将“鹿过江”和“羊头麂鹿”这两句俗语放在一起审视，颇具深意。“鹿过江”警示人们要积极抓住转瞬即逝的良机，而“羊头麂鹿”则告诫人们要懂得适可而止，避免过度矫饰，以免弄巧成拙。宁波人通过这两个典故，提醒彼此在为人处世中，要学会把握平衡点：既要敢于出手，抓住机会，也要懂得收敛自我，不张扬浮躁。

天一救火会

■道老古

仇柏年

先说件让人难以置信却又真实发生的故事。

1881年8月28日中午，疾风骤雨，灵桥门外永源水果行的人烧饭时不慎失火，顿时烟雾弥漫，火焰借助风威，迅速蔓延，不一会儿就烧穿屋顶。

各处水龙会闻警驰援，但风势狂猛，屋顶上不能立足，而且水龙头喷射出来的水柱，被大风吹散，一时难以将烈火扑灭。水势不敌火势，各水龙会只得退至公墙外喷水守护，防止火势进一步蔓延。于是，火场内火焰更加炽烈，火星腾空而起，竟随风越过奉化江，将对岸壳场头（在灰街西侧姜山道头附近）林得兴旧货栈房点着。该栈房内所积之物多为败絮破布，极易燃烧，火势顿起。灵桥门外的救火队伍只得分出临安、均安两支水龙会，渡江施救。水龙会匆匆赶到江东时，旧货栈房隔壁的米栈、木行等临江房屋已被延烧，好在旁边有围墙隔开，不致继续蔓延。

当时虽然下着雨，但大火一直燃烧至下午一时，才随着风力减弱逐渐平息。灵桥门外火场烧掉大小铺户三十余家，毁去楼房一百数十间；江东壳场头火场烧掉两三家铺户，毁掉房屋二十余间。

火势猛时，火焰差点窜入灵桥门瓮城，众人急忙将城门紧闭，才将烈火挡在门外。

灵桥门江桥的木排，因风急浪高，颠簸不定，而且人多拥挤，铁链将断，众人急忙将木排带开，但仍有一人被挤落桥下、一人被风卷入江中。

当天夜里，江东解元桥一董姓人家亦遭回禄，虽经水龙灌救，仍烧掉房屋二十余间；南门内塔水桥也起火，幸好扑救及时，仅烧毁小屋两间。

时人评论：“一日夜间，火患大小四见，且在雨中，亦可异矣！”笔者觉得，海曙失火，居然烧着江东，更是奇闻。

旧时，宁波城区街道十分狭窄，木结构建筑鳞次栉比，一户

起火，殃及众邻，所以殷实人家的房子大多建有高高的封火墙。城区主要街道每隔若干距离，也建有高大厚实的公墙，以防失火时火势蔓延。从这次火灾“两处皆至公墙而止”来看，公墙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

宁波近代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大火灾，可能是1943年1月11日药行街人和堂药铺起火引发的火灾。凌晨一时许起火，时值严冬，西北风肆虐，火焰借助风势向四周飞腾。大火延烧约四小时，药行街、车轿街、又新街、护城巷、泥桥街、怀安巷、灵桥路、常平等皆遭火焚，烧毁店铺及住户114户，大小房屋194间。

由于火灾频发，除了建筑公墙，宁波民间还成立了不少“救火会”，又称“水龙会”“水龙局”等。据志书记载：清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年）徽州人张绎与邑人缪棠等，在鄞东大道头创立水龙局，名“永安会”，以备不虞。后来，药行街、后市、又新街、海神庙、大庙、渡母桥、三江口、滨江庙、黄栀花弄、万安桥、江北岸等地也陆续创立救火会。到20世纪30年代，宁波城区除官立的消防队外，民间救火会已达17家。

救火会通常以“安”字命名，如靖安、宁安、同安、普安、来安、长安、咸安、永安等，唯独江北岸例外，一家称“青年会救火会”，另一家称“天一救火会”。取名“天一”，大概也是寓意“天一生水”，以水克火。

宁波青年会成立于1918年，其所属救火会的设立，应该稍晚。而天一救火会，早在1873年11月5日就见诸《申报》报道。两者相差约半个世纪，所以，早先江北岸救火，应该是天一救火会独家承担的。

《申报》评论：“宁郡火灾，全仗水龙之力，美莫美于天一会之洋龙具，尤为灵捷矣。凡见丙光，当即鸣众前往，踊跃登场，无不扑灭。”可见天一救火会的灭火器具——洋龙，在当时的宁波最为先进，灭火效果十分显



②新甬旅社，天一救火会曾坐落于此。



①远处是天一救火会的瞭望台。

■“树”说古今

姚江边的那棵柳树

桑金伟 文/摄

今年春天，我去海曙区横河街寻踪，之后，沿着姚江北岸走向解放桥北时，偶遇了一行老柳树。说来有趣，姚江北岸的路是槐树路，在槐树路上却碰上了柳树。其中一棵柳树姿态特别奇怪，“老朽而有姿”，引起了我的好奇，于是对着它狂拍了一通。

它应称得上老柳树了，估计年龄不会小于我。从苍老的主干来看，似乎已奄奄一息，但伴着春风的吹拂，柳条已冒出了很多嫩芽。我想它应该受到了园林工人的格外照顾。

最让我好奇的还是这棵老柳的造型：它向内足足“盘”了一圈后，又重新向外、向着江面伸展。这种造型我之前从未见过。我猜测，这种“盘”一圈的奇怪造型，在后期是由园林工人“因势利导”的，而在前期或许是自然形成的。总之，要感谢园林工人，至少他们没有把它修正、锯掉，为我们留下了难得一赏的景致。不过今年夏天高温期长，它是否安然无恙？我有些担心。

在宁波，柳树很常见，因为宁波是水乡，柳树最喜欢生长在水边。当然，我在新疆、青海、内蒙古等地也见过顽强生长的柳树，那些地方多“怪柳”，树干常扭曲变形，仿佛呈挣扎状，树皮爆裂满身疤痕，树身中空仍能枝叶繁茂，形态多样，有的像奔马，有的像巨龙。它们赢得了摄影人的



柳条筑篱。

宁波姚江北岸的老柳树。



春日的柳花。

那么，天一救火会坐落于何处呢？据《鄞县通志》记载是在中马路。在1936年《鄞县城厢图》中，标注在中马路、同兴巷丁字路口西侧。在1937年的地图中，也标注在同一位置。不过，天一救火会的地址应该有过变动，可能还不止一次：1929年时，从该会“部分屋基被划作滨江马路”的记载看，当时它应在外马路；根据旧影中瞭望台与其他建筑物对应位置判断，其址大致在地图所标位置的北面；1948年旧报中有“新会所尚在修葺”记载，说明地址又有了变化。

1936年、1937年地图上标注的天一救火会，对应位置就在现在的中马路59号。

这座建筑，在外滩改造之前是新甬旅社（图②）。笔者在江北区商业局工作期间，曾多次进入新甬旅社，也曾登上旅社三楼顶上的平台。当时，中马路西侧与新甬旅社南北毗邻的老建筑，皆为坡顶，唯新甬旅社有局部平屋顶，屋顶上有间可出入平台的小屋，推测它可能就是原先瞭望台的位置。

综上所述，中马路59号这幢建筑，原先的“身份”应该是天一救火会，而非坊间误传的巡捕房。

至于为何将救火会误作巡捕房？猜测可能与巡捕房早先管理过救火会有关。光绪年间，巡捕房章程中有“凡遇火警，各水龙局必须立即鸣锣赴救，俟火既灭，水马回局，应以鸣锣两响为号，以免后到之龙不知火灭仍复前驱”“抢火之人拿送重办”“凡江北岸华洋行铺不准多积火油，每行铺每日所积不得过四箱”等内容。说明当时巡捕房有权管理天一救火会。正因为两者有关联，口耳相传，后人误将天一救火会当作巡捕房了。



内蒙古的怪柳。